

1404的小校友：
青山一道同风雨，交往无须频繁，相距半个世纪的校友可在一日之间飞到身边。谢谢你们，当我们身处困境时，送来了热忱的帮助……

写下纸条的是瑞南新苑2号楼独居老人90岁的严凤霞和93岁的唐云祥，小校友“潘潘”是该楼栋爱心青年团的成员之一。一场疫情，将使彼此陌生的邻居牵系到了一起；短短一月，这个有着97户常住居民的楼栋能自发孕育出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爱心青年团。

说是青年团，成员并不都是年轻人。发起人江红和洪韵，一位是前上海蒙牛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一位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主持人，江红企业家出身，性格热情行事果断，洪韵则温婉知性善良有爱。青年团的几位团员，有的是公司财务和人事主管，有的是边开宠物店边教古筝的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用江红的话说，年轻不在于生理年龄，而在于心理上的永葆青春。

4月7日，江红发现家

钥匙圈里有一把铜钥匙，是开老屋门用的。钥匙配得不甚精准，插入后需前后左右轻轻晃动几下才能转动，打开家门。那种锁名叫“司必林”，原本是“弹簧”英语音译，但更愿联想起“春天”，一开门，无论寒暑，家里总是春天。

老屋早拆得没影了，但钥匙还留着，每天看看或不经意间触碰，都是一次幽然的回忆。

记得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某个早上，母亲递过一把用线绳串着的铜钥匙并嘱咐“这是家里大门钥匙”然后轻声告知“房门钥匙在厨房柜子第三格里边”；其实石库门里几家住户“脚碰脚”谁不知道谁呀。那时世界很小，只有一扇门等着去开；脖子上挂钥匙，就是父母双职工、小孩要独立承担生煤炉、打米、做饭、收纳晾晒衣物的标志。从此以后放学不能“疯”，必须回家打三罐糯米，做五口人晚饭了。

再以后陆续有了更衣箱钥匙、自行车钥匙、暗绰绰的日记本小钥匙……终于有一天郑重其事给父母看一把钥匙“开办公室门的”，意味着“出息”了。不露声色的父亲说了三个字“好好干”，激动的母亲连说“放放好，别掉了”。如今常用两把钥匙，一把当然是开家门的，虽是陋室但安宁需要守护；还有是楼前的报箱钥匙，偶然一张汇款单的惊喜能让精神愉悦数日。

老式人家中，钥匙象征权力和财富，殷实人家主妇必有叮叮当当的一串钥匙。油干灯尽的婆婆将裤腰带上钥匙交予媳妇，是影视剧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场面，成了婆婆后就能支配一个黑漆木匣子或一间密室里的细软和家族秘密。如今，未来的媳妇、姑爷首次上门，离开前拿到一把钥匙并附耳一句“以后进出方便一点”，代表着认可和确定。

据说古埃及人最早使用钥匙。中国最古老的钥匙在公元731年的唐代，造型酷似窗格故名“琐窗寒”，也有说“锁窗寒”“锁寒窗”的。以后宋朝有文人创作了一个平仄复杂的曲律，也命名为《锁寒窗》，“暗柳啼鸦，单衣伫立，小帘朱户。桐花半亩，静锁一庭愁雨。”是有点寒丝丝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无需锁当然也没有钥匙；钥匙的诞生与社会资源分配、个人财产积累有关。

按理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锁就应有钥匙。其实不然，有些锁无需钥匙。幼时还有人健身时单手将一个石锁扔出并接住，如此周而复始。据说此举源于唐代，盛于明清，武将可在门前安置石狮亮明身份，普通习武者就只能用石锁意思一下，表明经官方允许练武并参加过各级武考获得好成绩。

如今，新生代邻居的地暖、中央空调、智能晾衣架……各种新式武器屡见不鲜。印象最深的还是指纹锁，看似貌不惊人，但只有自家人握着，门才轻松开启。连汽车也能如此。高科技让无钥匙生活成了现实，但与过往“手谈”的缺失终是遗憾。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后说起“老子当年……”可以有视频、照片为证，但关了屏幕只留“寡淡”两字。而坐阳台上，把玩那把铜钥匙，睹物思景，谈笑以往，就浓郁得多。

鸡蛋水果、手抓饼零食，以及消毒用品……洪韵随时准备着在爱心群里为老人家团购答疑解惑，如何改自己在群里的昵

大家的“爱心青年团”

殷健灵

称，如何下单，还一遍遍播放自制的团购步骤示范视频……爱心青年团搜集了整个小区的独居和高龄老人名单，2号楼居民团购了，别的楼栋的独居和高龄老人也同时收到了爱心早餐和水果。

洪韵在群里发起一个倡议：捐献爱心红包，并且规定，每户金额不超过十元。十元，似乎微不足道，但理由很足：“我们是爱心群，不是走过场的献爱心，要让所有的邻居参与进来，无需攀比，而是在需要的时候，让爱心得到延续。”五一节，感谢为大家服务的居委和物业工作人员；驻守2号楼的大白志愿者要调离了；给小区里的独居老人赠送爱心早餐……需要大家献爱心的机会不少，每次一经倡议，整个楼栋都会响应。有邻居嫌十元太少，想多捐，爱心团说：“不行，这是规矩。”爱心确实不是金钱多寡能衡量的，他们看重的是：爱心能落到实处，能长久地绵延。

家乡谚语“桃花开，杏花败，李子花开卖苔菜”，又言“李子花开好成菜”，把农事与花开联系起来，便于大家记忆，这是农谚的一个特点。农民知农事，以花开为信，适时耕种牧养，就会有好的收获。同样，看花、写花，关心世情、农事的文人，也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因此，宋人牟巘“灼灼桃花，青青麦苗”的诗句就值得一读，虽似平淡无奇，却见识不俗：赏桃花，也赏麦苗，没把农作物低看了。

古代把桃花与麦子共赏的诗人还有不少，如宋人徐似道“春风自共桃花笑，秀色偏於麦垅多”，汪



周末，我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走，忽然斜刺里冲出一个蹒跚走路的小男孩。黑色卡通T恤加灰色长裤，两只肉肉的小手倒背在身后正走得起劲儿。我不提防，差点儿撞倒他。

“小心！”我下意识叫道，伸手去拉他。小男孩一愣，躲开我的手，又继续倒背着小手一晃一晃地向前走去。我看着他可爱又执着的模样，忍俊不禁。这时，后面跑过来一个女人，满脸焦急：“这孩子，一会儿没注意，就走远了。”

“你们家小朋友有做领导的潜质嘛！”我指了指他倒背在身后的小手开玩笑道。

邻居们何尝不是捧着一颗爱心呢？大白十几天没洗澡了，邻居们纷纷捐出自家的水桶、热水瓶、烧水壶、洗发水、沐浴露；驻守封控楼栋的大白要调离了，大家又是自发募集资金，表达感谢……

当物质的需要得到满足，邻居们更需要精神上的纾解和抚慰。来一场云上爱心音乐会吧！爱心青年团又谋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爱心音乐会。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洪韵自然成了策划人和组织者。果然，音乐会激起了很多老人的期待。4月22日晚，成为2号楼的不眠之夜。十岁的孩子弹琵琶《茉莉花》，85岁的奶奶独唱《梭罗河畔》，京剧票友唱《智取威



南宁青秀山公园（钢笔速写）夏贺新

莘“桃花既夹道，麦苗亦成林”，都是实践陶渊明先生既“登高赋新诗”又“衣食当须纪”的文人。明代高邮王西楼先生更是了不

灼灼桃花，青青麦苗

孙南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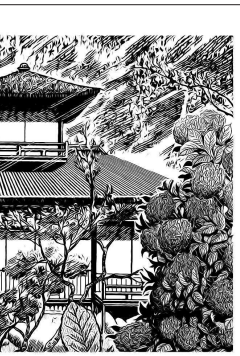
起，能写出“斜插，杏花”“喇叭，唢呐”传世名曲的文人，竟然还想着为百姓救荒写出《野菜谱》。就是这本“小册子”，被官做得大、文作得好，还关心农事的徐光启先生看在眼里，收入《农政全书》；而今《野菜谱》被记入王毓瑚编著的《中国农学史录》，日本天野元之助著的《中国古农书考》。

日本东乡精一在《<中国古农书考>序》中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进行过多次改朝换代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却很少引起社会革命。

虎山》，洪韵自己则唱了一首《小情歌》。洪韵的爸爸为了上节目，整整练了两天的小提琴，录了一遍又一遍。“爸爸有事情做了，特别上心，特别开心。”洪韵说。

那晚的音乐会持续了三个小时，邻居们意犹未尽，“表情包都不够用了”，而对大家来说，原先只在电梯间碰到的邻居们对彼此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凝聚。

爱是能量，也是星火。如今，小区别的楼栋更多的邻居加入了“爱心青年团”。“‘爱心青年团’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会延续下去、壮大下去。疫情只是我们相遇的开始。她已经走出2号楼，走到了整个瑞南新苑，将来，也能从瑞南新苑走出去，将爱无限地传递。”这是爱心青年团的美好愿望。



南宁青秀山公园（钢笔速写）夏贺新

作为国家的支配力量，虽然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甚微，所以也看不到令人瞩目的产业革命……农业方面更是如此，在这里没有阶段性的进步和技术革新，只有像生物生长那样的连续性推移……”东乡精一先生所言不虚，值得深思。何以如此？当是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看桃花的人多，想着麦苗的人少，研究桃花、麦苗的人更少。远的不说，清末民初农村商贸《杂字》通俗读物非常盛行，然而并没有编印出一种“三、百、千”似的好本子。那时进士、举人还在，又有谁愿意参与其事呢？许多文化人看不上对社会有用的基础工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研究之事，以为看花吟诗才是正经学问。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了女儿，小姑娘来了句：“这小朋友怎么什么人都模仿啊？”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其实不然，孩子的镜子有很多，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能影响到他。”

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正说着，社区通知要做核酸检测。

想到女儿还有不少未完成的作业，我催促她快一些。等到了核酸检测点，看着长长的队伍，我犯了愁：这么多人要排到什么时候啊？可是再让孩子顶着大太阳回去，来回折腾也要耽

北京植物园刚刚更名为国家植物园北园了。我很爱这处地方。它的北边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卧佛寺，西北有樱桃沟风景区，寺东有利用原僧房改造成的宾馆卧佛山庄，我多次自费入住卧佛山庄，享受那一派幽深雅静。今年春天疫情稍缓时，助理焦金木陪我到那里小住，除了看花品茶，他对我偏要到寺西一隅去寻找一座广慧庵，大惑不解，因为在游览指南上，并没有广慧庵字样，及终于找到，已是一所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我在门前徘徊良久，感慨万端。

我的一位姨妈，名叫王永强，这名字挺男性化是吧？那是因为，他们王家是个大家族，到她这一辈，排行永，最后一字，规定一律要木字偏旁，女性把桃李杏梅杨柳榆槐橘橙柑柚椰樱榴橘……男性把树林松柏槐椿枫材棕桐檀榕栾臭桑桑……几乎全都用上了，只有棺材的棺，那不能用，樗树因为是臭椿所以樗不能用，到我这位姨妈落生，父母觉得木字边的好字眼已经被家族用尽，因此干脆弃木而给她取名为强。这位姨妈，大学学的植物保护，后来在农科院搞研究，创办了《中国养蜂》杂志，1958年在杂志基础上组建了养蜂研究所，196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的亲自过问下，将卧佛寺西边本来驻军的广慧庵，腾出让养蜂研究所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定名更加准确：蜜蜂研究所。王永强姨妈应该是新中国蜜蜂研究所的元老之一，她长期担任《中国养蜂》杂志主编，说是主编，其实，我的印象里，从组稿、审稿、定稿、排版、校对、选择封面照片、下厂付印……她忙得团团转，有次母亲约她来我家吃晚饭，她到得很晚，说是去邮局给杂志的作者们汇稿费去了，母亲笑她：“你真是全挂子本事啊！”她乐乐呵呵，满脸放光。她自己也撰写关于养蜂的论文。记得有篇论文，配得有表格、曲线图、饼图什么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一整版，刊发后，很快有几个国家的科研机构来联系交流事宜。那时候卧佛寺以南刚辟为植物园，总体还很荒芜，公共交通也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方便，她上班要先从东城坐公交车到西直门，再乘郊区车到卧佛寺附近，再步行二十多分钟，才抵达广慧庵，下了班，再这么跋涉一番，但她对养蜂研究乐此不疲，毫无怨言，只是有一回我问她卧佛好不好看，她才“啊哈”一声，笑道：“你看你看！我天天在卧佛隔壁，偏还没有去拜见过啦！”

从王永强姨妈那里，听到许多关于蜜蜂的知识。古人咏蜜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常引出今人许多喟叹。姨妈却很理性地告诉我：蜜蜂分三种：蜂王、雄蜂、工蜂，蜂王养尊处优，吸食蜂王浆，雄蜂的使命则是与蜂王交配以衍生族群，其余众多的都是工蜂，采百花成蜜，是它们一生的辛勤，只有工蜂生有蜚刺，但遇到危害以蜚刺自卫的同时，它们也便捐躯。我说要学工蜂的辛勤劳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姨妈颌首，却也笑着告诫：“不要以为工蜂就是钻花心，有时候，它也还到茅坑里采一点无机盐呢！再说了，蜜蜂的社会有一套复杂的伦理秩序，最好不要简单地拿蜜蜂来做类比！”

王永强姨妈于1990年因心梗去世。她一生也有不少的颠簸坎坷烦恼欠缺，但她走过的人生之路，没有哪一段哪一步，是白走的。忆念起她，脑海里就常常出现寒腊月，她穿着棉猴，裹着围巾，步行在大马路与广慧庵之间的丛林小径，周围的空气是严寒的，她身躯里的心是火热的，我过去的人生之路，有着她的启发，如今我寿数已超越于她，在这世间走过的路，也何尝不是白走的呢？愿我人生最后一段路，能再多少留下些有价值的足迹。

翻翻中国古代文人留下的集子，诗词类是最多的，可又有多少名篇佳作传世？许多人根须倒是捻断不少，好诗却没有吟出一首，成功者恰如凤

毛与麟角之比。“灼灼桃花，青青麦苗”，看花不忘人世冷暖，不忘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这才是真学问，这才是知书达理的人。

七夕会
误不少时间。
正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瞥见了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我们楼上的王奶奶，她正跟人说笑着插队呢。我趴到女儿耳边，小声说道：“你去前面找王奶奶，跟着她一起做。”边说边指着前面的人影。
女儿一听这话就皱着眉：“我不去。”
“那你今天的作业还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時候。我才不是那个小男孩呢，什么样子都要学。”
女儿的声音不高，我脸上却莫名地一阵火辣。